



當季專題 Feature ◆ 耳目藝新：聲光動態中的工藝

緩步於物，時間中的行者：林麗珍與無垢舞蹈劇場

Walkers in Time: Lin Lee-chen and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採訪／吳婷婷 Wu Ting-ting · 圖版提供／無垢舞蹈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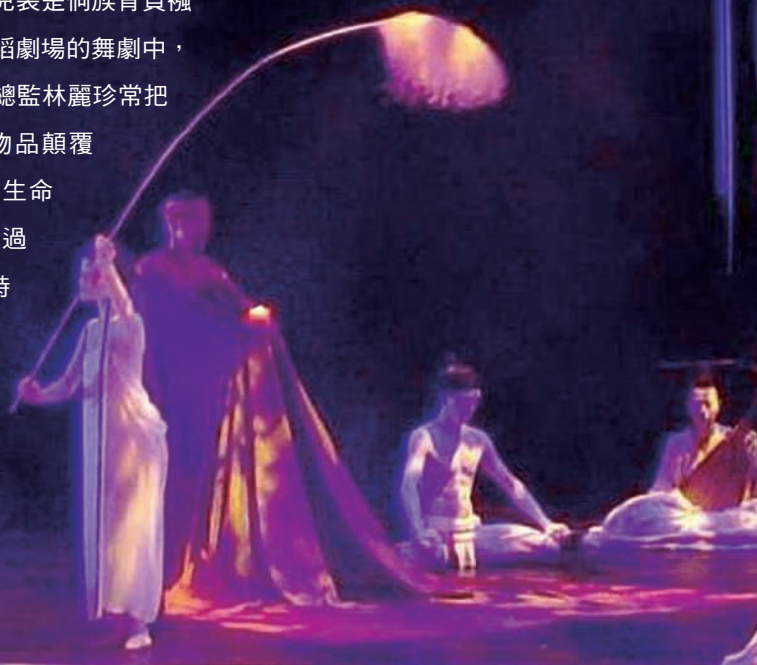
《花神祭·冬枯》劇照。雪花紛飛的萬種柔情，輕輕吟唱著花神的飄逸無蹤。（攝影／蔡德茂）

以作品量少而精聞名國際的無垢舞蹈劇場，在《醺》、《花神祭》、《觀》三部舞劇中皆運用了其創辦人林麗珍所收藏的古老器物——桌圍、幢幡、百褶裙、銀飾、刺繡、指甲套等，為之賦予新的解讀、新的脈絡、新的美學，從傳統與前衛的撞擊與間隙中，形塑每齣舞劇的靈魂。從老收藏到新想像，器物汲取了時間的靈光，在藝術中展開了另一段生命。

Internationally known for its few but exquisite works,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uses old objects from its founder Lin Lee-chen's personal collection — table curtains, hanging-banners, pleated skirts, silver jewelry, embroidery, nail covers, etc. — in *Miroirs de Vie*, *Hymne aux Fleurs qui Passent*, and *Song of Pensive Beholding*, endowing them 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new contexts, and new aesthetics, to forge the soul of the works. From old collection to new imagination, the objects absorbing the aura of time have obtained a new life in art.

在既有認知裡，銅鈴屬於道教法器，百褶裙是苗族婦女盛典穿著的衣裳，背兒袋是侗族背負襁褓幼兒的用品，然而在無垢舞蹈劇場的舞劇中，它們卻展現不同的意義。藝術總監林麗珍常把古老的物品放入舞劇中，讓物品顛覆既有的定義，產生難以言喻的生命力。早期常民生活中的物件經過時間的洗禮，成為藝術品，在時間的流淌中，以另一種生命形式繼續發光。

《花神祭·序》劇照。與四季萬物共舞，為大自然獻上祭禮。（攝影／陳點墨）



《花神祭·秋折》劇照。象徵四時流轉中的
衰竭與枯萎。(攝影／蔡德茂)



從收藏、詮釋到創新

無垢舞蹈劇場在《醺》、《花神祭》及《觀》中均將許多古老的物品融於舞劇中，這些老器物在舞劇中不一定呈現原來的功能，其所展現出的另一層意義延續了物品本身的「使用規則」，也活化了收藏藝術。

《醺》是探討（或闡述）人與鬼神之間的關係，而神明衣、桌圍、幢幡即成為人、鬼、神間最好的連結。不同的是，桌圍並非固定於桌前，幢幡亦非盟天告地；前者是舞者的服飾，後者則成為穿越生死之間的靈性媒介。

林麗珍年輕時致力於學習現代舞，幾年之後發覺老器物以極為快速的腳步消失於生活之中，早期繡工細緻的神明桌桌圍、八仙綵似乎漸漸被遺忘，取而代之的是不再精細的布類印製或是電腦刺繡品。

記憶中童年時的節慶是歡愉的，生活中的祭典儀式總是那麼令人快樂，熱鬧的媽祖出

巡、中元普渡都少不了桌圍、七爺八爺及高錢。她仔細地看著這些器物，器物上密密層層的刺繡吸引了她，一針一線裡層次分明，且錯落有致地表現出該有的神韻。她十分喜愛如此精緻的刺繡，便將這些刺繡收集起來；她發覺，由於她的收藏，古老的刺繡不至於因為電腦刺繡的普及而消失，人們也不必在回憶中遙想百年前刺繡的美麗。

因緣際會中，林麗珍也看到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百褶裙與銀飾，她知道這些器物會隨著觀光客的進入而消失，抑或以較簡單的現代化製工完成同樣的織品及首飾，於是她將這些看似不起眼、不豪華，但卻是先民融入心血精華的衣服，收入她的多寶格，幾年之後，這些器物在坊間已不見蹤影了。

印象中百褶裙是柔軟無比的，婦女穿著時總能顯現出飄逸優雅，林麗珍也喜歡它





《觀·觀止》劇照。舞作的最後一幕為眾人齊聲吟誦心經，為萬物獻上祝福。（攝影／金成財）

的飛舞感，觀賞之餘也會穿上它起舞。有一天，她試著以其他方式穿著，侗族的百褶裙可以成為披肩，也能成為頭巾。成為披肩時，其筆挺的感覺不輸日本武家的穿著（肩衣）；當成頭巾時，其氣宇軒昂更勝圖坦卡門。

「古老的百褶裙並不一定只能當裙子使用，把它當成披肩也有另外一種風韻；如果可以當成披肩，用它來代表蒼鷹的雄壯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林麗珍心想。一成不變只會局限美感，不如讓它幻化出多元的樣貌。

過眼不雲煙，創意源自「古老」

空緩美學是無垢舞蹈劇場的獨特之處，古老器物融於劇中，正好可以引人從緩慢中欣

賞古物之美，但這樣的運用也不禁讓人產生疑問：是編舞在先，還是呈現古物的意念在先？

林麗珍說明創意的先後：「在適合的時間加入適合的空間，並給予適合的角色，物品的魂魄就出現了。」她解釋道，她並不是為特定的物品設計特定的運用方式，也不是將特定的場景套諸特定的器物，而是將「適得其所」的觀念發揮到淋漓盡致。

空緩美學是林麗珍的創意，然而她對「創意」也有獨到的見解：「老東西注入新元素才具有魂魄的創意，全然是新元素會讓創意顯得空泛，一成不變則無所謂創新。」

《觀》中的鷹爪即是在如此的意念下產生。指甲套詮釋了鷹爪的舞動，在燈光照耀下，大地聖潔靈魂的神話正由蒼鷹的冠羽緩慢訴說。長布幔則解釋了大地的優雅與聖潔，除了表達大地之外，亦是人一生中綿延不絕的護念，諸如衣服的製作，彷彿是流水、柔情的化身。早期的布料圖案雖然簡單，甚或沒有圖案，但正由於它的簡單（或無）才能讓觀賞者產生更多的意象及體會。



《觀·有情》劇照。動人的愛慾與人性的掙扎。（攝影／金成財）

以指甲套來說，如果視之為珍藏，便只能以緬懷歷史的角度欣賞，它的「角色」是「被欣賞的藝術器物」；但用之於舞劇，除了是珍藏品外，尚表達了鷹族（群）的意念。經由舞者的舞動，鷹族（群）活躍、勇猛的行為栩栩如生，好像蒼鷹立於眼前。背兒袋與百褶裙也成為舞者的衣服及頭飾。

舞劇中必須使用極多的指甲套，林麗珍收藏的瑣瑣指甲套數量不敷，她變通地依樣打造，完成後的指甲套成為舞團中的要角。

以古物成為道具並且活化意境是林麗珍的慧眼。要具有這般的慧眼靠的是信念，她說：「信念一打開，東西就到。」

林麗珍回憶，有一次舞團在排練《觀》時，她不經意向窗外看一眼，一片棕櫚葉倏地掉落，她靈光乍現地想，枯棕櫚葉或許可以用在舞劇中，於是走到戶外，當時工人們正在修剪棕櫚樹，地上到處都是哩！林麗珍交代學生，撿兩片棕櫚葉曬乾，用來當道具。學生都知道工人正在修剪樹枝，成堆的棕櫚葉隨手可得，可是隔天到劇場時，環境已經淨空；林麗珍心急地四處尋找，就在前一天發現棕櫚葉掉落之處，安然有著兩片棕櫚葉，其他的地方空空如也。

這樣的巧遇林麗珍視之為當然，她的意念一打開，一切也就水到渠成。她認為所有的東西都有生命力，包括靜物（即使是一張椅子或一片枯葉）和儀式，所以在舞劇中，棕櫚葉可以如舞者一樣，達到「入神」的境界。

藉由拆解，少數民族的銀飾也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原本是收藏品的耳環，在劇中成為頭飾，而繡工繁瑣的背兒袋在《花神祭》中也有不同的詮釋。林麗珍將這些古物做了解讀：「放下無法追溯的東西心中才有和平。」

老靈魂的新生命

無垢舞蹈劇場的另一特色是儀式劇場；林麗珍說生命中每個過程都是一個（種）儀式，神聖面對過程時，儀式就出現了。

儀式本為典禮的進程序，將程序轉化為表演的同時，林麗珍也將儀式藝術化，讓儀式不再是行禮如儀。

「女性外出會擦口紅，擦口紅便是一項儀式，這項儀式妝點了生活，使得生活更具色彩也更具活力。」同樣的，當儀式成為表演（藝術）時，古老的靈魂便具備了活力而走



《觀》劇照。女舞者身著來自苗族傳統的百褶裙，最泰藍指甲套象徵鳥爪。（攝影／金成財）

《觀》主視覺劇照。主角白鳥的額前和頸邊都被掛著古老的銀飾。（攝影／金成財）





《醺·獻香》劇照。幽靈隨著浪潮，
走進儀式述說曾經。（攝影／金成財）



《醺·煙滅》劇照。祭典結束後，人群
消逝在喧譁的回音中。（攝影／陳點墨）

入現代，與觀眾一起融於當下。

《醺》、《花神祭》與《觀》的內容取自於神話及民俗，而神話與民俗都是口述流傳，要將口述流傳轉化為十分主觀的非語言及視覺感受時勢必有其困難處，如何引導舞者及觀眾回到過去和返回現代呢？

「不要過度是唯一的方法，觀賞者不要回不到自己位置的那種感覺。」林麗珍解釋道，她總能拿捏最好的時機，在三齣舞劇中讓舞者及觀賞者適時地體認今夕是何夕；神明衣、桌圍、幢幡、高錢則讓儀式藝術更加出神入化，觀賞者能從原有的認知清楚瞭解舞劇的精神內容。林麗珍說桌圍、幢幡、高錢是她的收藏，但由於神明衣向來都是依神像大小製作，於是她仿照媽祖出巡時的衣服原樣打造，這件神明衣亦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除了將傳統衣飾用於舞劇外，林麗珍亦利用植物為道具；阿勃勒豆莢、竹子、芒花、棕櫚葉都是舞劇的重要角色，她認為植物是大地最自然的物品，自然造就簡

單，簡單便能乾淨。

這些植物雖然容易取得，但是要將植物活化成為具有生命力的道具仍要花些苦心。《醺》中芒花能適時抖落出飄飄芒絮，亦要一番功夫。在林麗珍家中，芒花是裝飾，也是劇場角色，它們陪著劇團飄洋過海，一起和劇團詮釋宇宙間難以言喻的人、神與大地間的關係。

以「人性本善」的角度來看，人、神與大地的關係是和諧的，因此人與人之間並不存在地域和種族的隔閡，同樣的，舞劇和京劇之間也不一定涇渭分明。林麗珍將京劇常使用的翎子、繡片等運用於舞劇中，竟也意外地和諧。翎子在京劇中是武將的裝飾，代表著勇猛善戰，運用於《觀》中，則加強了鷹族（群）的意象之美，讓鷹族（群）的生命力表露無遺。林麗珍表示，尋找良好的翎子、繡片固然要花一些功夫，但她願意將心力花在這些美好的器物上。

每表演一次，收藏品都會因沾了油彩而



《醺·引火》劇照。獸性侵滅了人世……
（攝影／李銘訓）

必須清洗，清洗多次後不免色彩斑駁，早期尚有繡補行業時，這項工作可請專家代勞，如今行業蕭條，一遇繡線脫離，林麗珍就得自行縫補了。小小的繡補對她來說可是件大工程，她必須購買絲織品，仔細抽出其中的絲線，再把絲線縫於破損處。六十六歲的林麗珍眼力已不如年輕時期，雖然光線充足，但仍是件吃力工程。

繡補的時候林麗珍都會想著當年一針一線的婦女，她們如何一層一層地堆疊出百褶、繡工呢？當時的意念是什麼？為著愛人、丈夫、節慶，抑或只是單純地為了一件衣裳？她們在繡花的時候是不是哼著歌兒？那個時期她們唱的是什麼樣的歌？歌曲是不是有助於手上的女紅？

簡單乾淨，古典中有前衛

那個時期的歌曲是簡單的，因為簡單（單純）所以乾淨。在這層深刻體悟下，林麗珍為《醺》、《花神祭》、《觀》中的舞者塗以白色油彩，表達乾淨、聖潔、簡單，這種方法卻也表達著劇場的前衛精神，它含蓄內斂，無止盡地追求至善至美；同時顛覆傳統，詮釋著無限大的宇宙。

去除衣服的束縛，似乎更能讓舞者將空緩之美發揮至極限，從劇團的表演不難看出舞者均能達到入神的境界，也因為渾然忘我，無垢的表演進入了國際。1995年，《醺》在國家戲劇院首演，演出之後一鳴驚人，兩年之後再參加法國馬恩河谷國際雙年舞蹈節的演出，隔年受邀參加法國亞維儂藝術節表演；2000年時林麗珍再創作《花神祭》，在國家戲劇院舉行首演之後，立即受邀至法國里昂及澳洲表演，並於法國獲得最佳觀眾獎；今年9月，《花神祭》將於國家戲劇院再次表演。此外，奧地利、美國、西班牙、德國、義大利、墨

西哥等國著名的藝術節及劇院皆有無垢走過的足跡。林麗珍表示，外國友人雖然不懂臺灣本土文化，然而這些演出之所以能跨越國界，在於它們表現出了人類的共同生命經驗與體悟。海外巡演時，經常可以看到久久不捨離去且無法抑制淚流滿面的觀眾，他們如癡如醉，像進入夢境般不忍清醒，這些情景勝過萬千掌聲。

要躋身世界知名舞劇團並不容易，尤其是結合傳統與前衛，然而無垢舞蹈劇場做到了，林麗珍說單純化、簡單化就能達成。無垢舞蹈劇場並無太複雜的程序及觀念，她對舞者的唯一要求，是讓他們自己成為舞劇中的一部分。

「每件事情都有其巔峰，但並非每件事都能超越巔峰。」林麗珍認為，舞劇與其他藝術品一樣，都能重複地被欣賞，若要追求無法預知的超越，不如讓每次的演出都是巔峰。這般的耐力與決心，似乎也感染了與無垢有關的所有人，不僅劇場的成員都知道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準備，紀錄片導演陳芯宜也以十年的時間追蹤了林麗珍與無垢舞蹈劇場的一切，這部命名為《行者》的紀錄片入圍了第五十一屆金馬獎。要走金馬獎的星光大道時，《行者》與無垢的代表以《觀》的造形登場，在時空交融中，沈穩的銀飾、細緻的百褶裙與流行的晚禮服相比，不但獨樹一格，且翩若驚鴻。

今年，無垢舞蹈劇場獲得靜岡縣日本富士山世界演劇藝術節的邀請，於5月2、3日前往靜岡藝術劇場表演。這次邀請讓林麗珍證明了傳統與現代是相容且能結合的，也證明了靜態藝術亦有其動感藝術力，經過藝術的點化，老收藏品都能在另一個時空中重獲生命。🌱



無垢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麗珍
（攝影／金成財）